

AMI (集刊) 入库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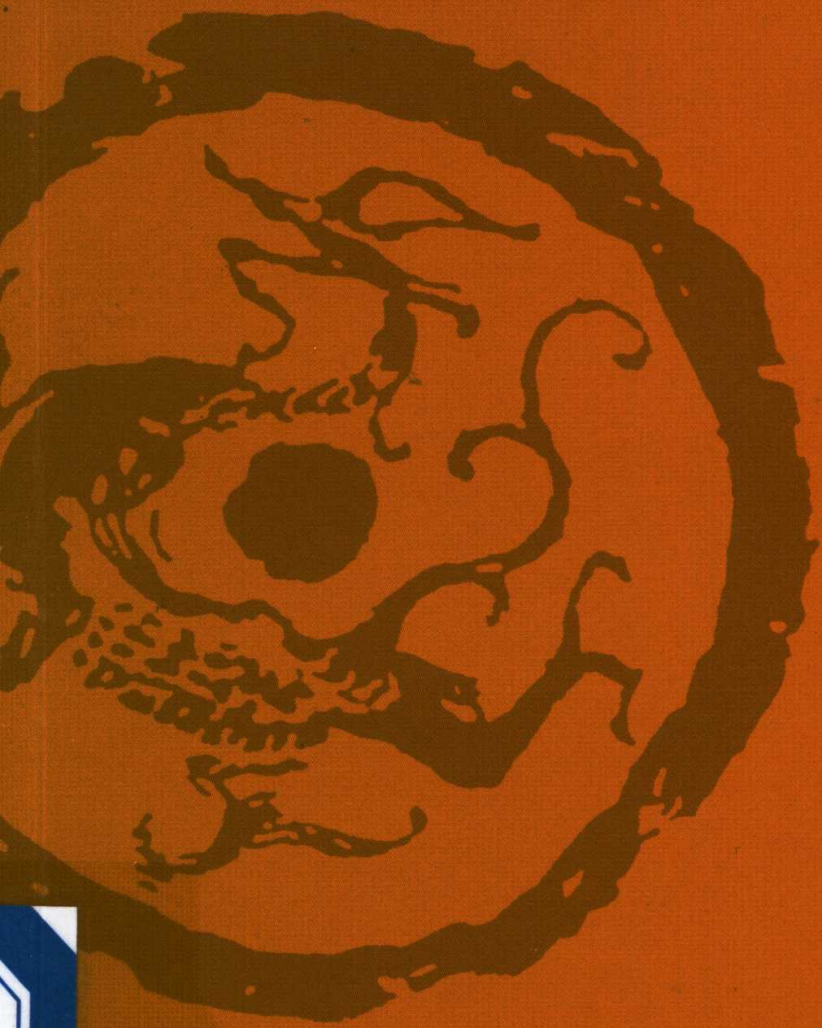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办

语言与文化论丛

LANGUAGES AND CULTURE FORUM

邢向东 主编

第九辑



非外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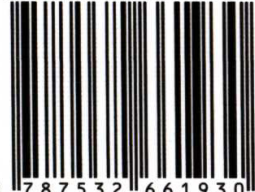


上海群言出版社



上架建议：语言文字

ISBN 978-7-5326-6193-0



9 787532 661930 >

定价：98.00元

www.cishu.com.cn

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办

语言与文化论丛

LANGUAGES AND CULTURE FORUM

邢向东 主编

第九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文化论丛. 第九辑 / 邢向东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4

ISBN 978-7-5326-6193-0

I. ①语… II. ①邢… III. ①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61661 号

语言与文化论丛(第九辑)


邢向东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博

装帧设计 杨钟玮

责任印制 曹洪玲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B 座(邮政编码: 201101)

印 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0 000

版 次 2024 年 4 月第 1 版 202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6193-0/H·781

定 价 9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 021-66366565

《语言与文化论丛》

第九辑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编委会成员 党怀兴 杜 敏 黑维强 胡安顺
乔全生 邢向东 赵学清

编委会主任 党怀兴

主 编 邢向东

副 主 编 黑维强

本辑责编 黄瑞玲

编 辑 部 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

编 务 郭敬一 侯治中

目 录

本期特刊

-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性质及使用
——以语音卷 051、052 图为例 项梦冰 (3)

汉语方言研究

- 临海(白水洋)方言处所范畴的类型学研究
..... 张剑羽 盛益民 (23)
- 张家口方言的语气词及其连用顺序 宗守云 郭思佳 (39)
- 孟村方言“VP 回子”的话语模式及其行为情理关联 董淑慧 (51)
- 四川筠连方言应答句的负面立场表达 胡乘玲 梁玉杉 (60)
- 沿海闽语 * n-与 * ŋ-的对立及相关问题 曾南逸 (72)
- 青海循化回族汉语四庄话的格标记 代少若 (83)
- 地名语言研究的意义和路径
——以陕西为例 贺雪梅 (97)

民族语言研究

- 藏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陈荣泽 (113)
-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138)

民俗与文化研究

- 诗意栖居在现实的大地上
——读杨克栋采集的《陇南老山歌》 张志春 (151)

云南彝族火把节的来源及俗称考 陶雯静 (161)

现代汉语史研究

论全球华语融合与普通话词汇的发展及相关问题 刁晏斌 (175)

调查实录

苦·严·韧: 语保三字诀 林伦伦 (203)

第一次全国方言普查书本成果经眼录 王谢杨 (208)

书 评

精心编缀的异域遗珍

——林涛主编《东干语词典》评介 何茂活 (271)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280)



本期特刊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性质及使用

——以语音卷 051、052 图为例

项梦冰

提 要：文章指出《汉语方言地图集》所集合的方言地图多为描写性地图兼解释性地图，但其描写常常不够充分，其解释也或有可商，这就决定了读者对它的使用是受限的，而要用好它就必须审慎选择地图和数据并进行必要的重分类。文章最后以语音卷 051、052 图的综合运用作为这部地图集的一个使用实例。

关键词：《汉语方言地图集》；描写性地图；解释性地图

1 引 言

《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 2008)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之一。《汉语方言地图集》分语音、词汇、语法三卷。本文以语音卷的 051、052 图为例，讨论《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性质以及如何才能用好这部地图集。全文共分五节：一、引言；二、P051、P052 的变式分类；三、《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性质；四、《汉语方言地图集》的使用；五、使用实例。

为了称说上的方便，本文把《汉语方言地图集》每一幅方言地图的主题(无论语音卷、词汇卷还是语法卷)看作变项(variable)，具体的各种表现看作变式(variant)。用 P、L、G 分别代表语音卷、词汇卷、语法卷。例如 P029(即《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 029 图)是描写语音变项“听特字的声调”(The Tone of *tīng*)的，共有 4 个变式：① 来自平声；② 来自去声；③ 来自平声~去声；④ 来自平声或去声。

2 P051、P052 的变式分类

P051 的变项为“飞蜂浮非敷奉的声母”(The Initials in *fēi*, *fēng* and *fú*)。其图例(即本文所说的变式分类)可转写为表 1。原有的注释都保留。

表 1 P051 的变式分类

	A ⁹⁹ : 3 字读重唇	B ⁴⁰ : 2 字读重唇	C ⁷⁸ : 1 字读重唇	D ⁷¹³ : 擦音
1	p—p ^h —b ²	p—p ^h —f ^{①6}	p—f—f ⁴	f—f—f ⁷¹⁰
2	p—p ^h —p ¹	p ^h —p ^h —f ¹	ɸ—f—f ⁷	f—f—无 ³
3	p—p ^h —p ^{h3}	p—f—p ^{h9}	p ^h —f—f ⁴	
4	ɸ—p ^h —p ^{h5}	ɸ—f—p ^{h1}	f—p ^h —f ⁹	
5	p ^h —p ^h —p ¹	p ^h —f—p ¹	f—m—f ¹	
6	p ^h —p ^h —p ^{h5}	f—p ^h —b ³	f—f—b ⁷	
7	pf—p ^h —pf ^{h2}	f—p ^h —p ¹⁰	f—f—b ^{h1}	
8		∅—p ^h —p ¹	f—f—p ²⁵	
9		f—p ^h —p ^{h8}	f—f—p ^{h20}	

原图例注释: ① 图例里[f]是代号,代表[f v u φ β x γ h fi ç j]等擦音声母。[p pf]等塞音、塞擦音声母与[f]等擦音、零声母又读的,后者均忽略不计。

表 1 第一行的大写字母代表大类,跟原图例里的不同颜色对应;第一列的数字代表小类的顺序,跟原图例里的不同符号对应。通过大写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搭配,即可方便地称述原图例里的那些不同颜色的符号,例如 A2 代表红色的■,变式的具体内容是“p—p^h—p”,B7 代表蓝色的●,变式的具体内容是“f—p^h—p”。表 1 总共有 4 个大类 27 个小类(A: 7, B: 9, C: 9, D: 2)。统计出每一个大类和小类的方言点数是非常有用的,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各类变式重要性的直观线索,也可以提供数据核对上的帮助。例如表 1 大类的方言点数相加必须等于 930,每个大类下的小类方言点数相加必须等于该大类的方言点数,否则就有遗漏或误增的问题。



P052 的变项为“问微的声母”(The Initial in *wèn*)。其图例可转写为表 2 (有 3 点无“问”字读音不计入)。

表 2 “问”的声母

	A ³²⁵ : 鼻音、塞音	B ⁸⁷ : 白读~文读	C ¹⁷¹ : 擦音	D ³⁴⁴ : 零声母
1	m ³¹¹	m~v ⁵⁵	β ¹	∅ ³⁴⁴
2	ŋ ¹	m~f ¹	v ¹⁶⁵	
3	mb ⁷	m~∅ ³⁰	f ³	
4	b ⁶	b ^h ~∅ ¹	ɣ ²	

表 2 总共有 4 个大类 13 个小类(A: 4, B: 4, C: 4, D: 1)。

3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性质

通常基础性的方言地图集都是以描写为目标的,其方言地图都是描写性地图。不过由于具体语言情况的不同,有些基础性的方言地图集是兼具解释性质的,其方言地图既是描写性地图,也是解释性地图。所谓描写性的方言地图,即完全遵照调查所获得的语料,忠实地转换成空间视图。所谓解释性的方言地图即对调查所获得的语料或进行某种概括、抽象,或进行分类,然后再转换成空间视图。方言变异程度的大小以及调查点的数量和图幅的大小都常常会影响到描写性地图集是否兼具解释的性质。因为其中存在实用的考虑,例如控制图例的复杂程度、方便使用者查询变式等。

现在我们来看 P051、P052 的性质。首先它们毫无疑问属于描写性地图。表 1 的 27 个变式、表 2 的 13 个变式在 P051、P052 中都用唯一性的符号标识,没有遗漏。相较而言,P052 对变项的描写是充分的,而 P051 对变项的描写则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飞蜂浮”三字[f v v φ β x ɣ h fi ç j]等擦音声母的不同读法被概括成了[f];此外,当“飞蜂浮”兼有塞音、塞擦音声母和擦音声母或零声母两读时(通常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读法为白读,擦音声母或零声母的读法为文读),只取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读法,即擦音

声母或零声母的读法被忽略了。因此 P051 实际上已经过滤掉相当一部分具体的语音信息了。

其次, P051、P052 又是解释性地图。其解释性都体现在变式的分类上。P051 根据“飞蜂浮”三字保留重唇读法的数量给变式分类, A、B、C、D 依次为 3、2、1、0。P052 根据“问”是否读鼻音、塞音给变式分类, 鼻音、塞音为 A 类, 非鼻音、非塞音为 C、D 类, 兼有鼻音、塞音和非鼻音、非塞音读法的为 B 类(过渡类)。观览 P051、P052 时忽略符号的形状区别, 只看其颜色是否相同, 实际上就是解释性地图的效果。图 1 就是根据表 1 变式的大类绘制的解释性地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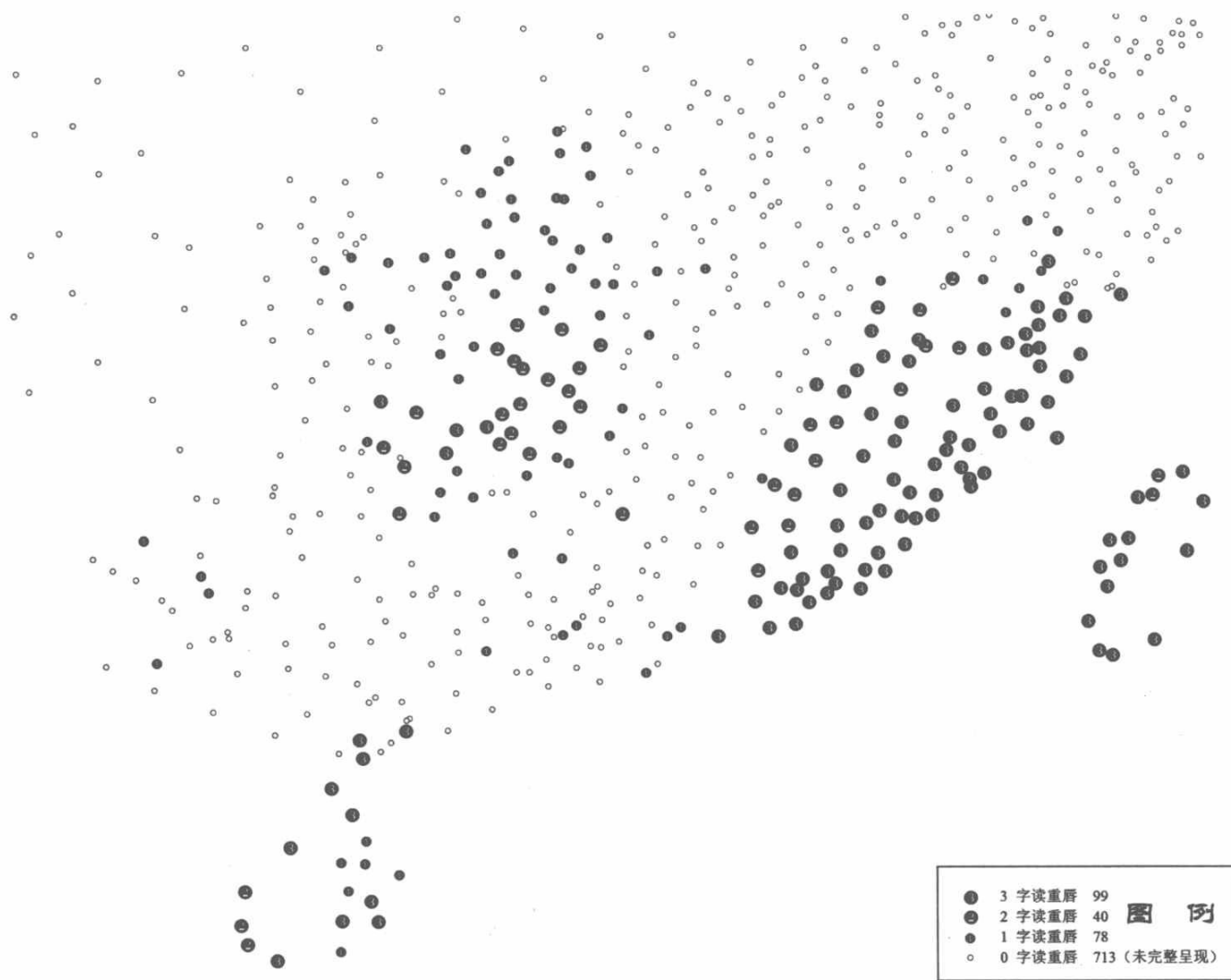


图 1 “飞蜂浮”读重唇的地理分布

从图 1 可见,“飞蜂浮”三字都读重唇的方言主要集中在福建、台湾、海

^① 本文仅示意《汉语方言地图集》930 个调查点之间的空间关系,不画河流和政区界线等。



南以及粤东和雷州半岛。表3是“飞蜂浮”读重唇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统计^①。

表3 “飞蜂浮”读重唇在方言中的分布统计

	A: 3字重唇 ⁹⁹	B: 2字重唇 ⁴⁰	C: 1字重唇 ⁷⁸	D: 0字重唇 ⁷¹³
粤语			4	56
平话	1	1	8	27
土话	3	8	6	5
客家话	10	11	7	42
儋州话	1			
畲话	2			
闽语	82	9	9	2
吴语			4	117
徽语				15
赣语		6	11	72
湘语		4	26	13
乡话				4
晋语				41
官话		1	3	319

从表3的统计可见,在南方方言里,三个字都读重唇的主要是闽语、畲话、儋州话,其次是客家话、土话。三个字都不读重唇的主要是官话、晋语、徽语、乡话、粤语、平话、吴语、赣语,其次是湘语。客家话有42个点三个字都不读重唇,已占60%,但三个字都读重唇的方言点毕竟有10个之多,占14%(加上两个字读重唇的方言是21个点,占30%)。湘语的主体落在C类上(一个字读重唇),有26个方言点,占60%,但三个字都不读重唇的方言点已初具规模,有13个点,占30%。其中客家话“飞蜂浮”读音的地理分布

① 方言的类别和方言点的定性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的附录。下同。

有明显的规律,即闽西、粤东的客家话落在 A、B 两类的方言点比例较高,其他地区的客家话落在 C、D 两类的方言点比例较高。

把图 1 和表 3 结合起来,可以让我们对汉语方言古非敷奉母字存古的程度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图 1 和表 3 是相得益彰的关系。

作为解释性地图,图 1 跟 P051 的不同在于:图 1 是纯粹的解释性地图,根据图 1 读者完全无法获取 930 个方言点的变式信息;而 P051 则是在实现对 27 类变式全面描写的前提下,通过变式分类和符号的不同着色来实现解释,因此读者结合地图和图例即可获取每一个方言点的变式信息(当然不包括已被概括或忽略的信息)。就观察存古程度而言,纯粹的解释性地图其直观性要比描写兼解释的地图要好一些,因为后者会受到变式描写符号一定程度的干扰。

就解释程度而言,P051、P052 各有长短。P051 的好处是其变式的大类分得较为合理,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但是忽略了部分方言点的文白竞争信息。P052 的好处是专门用一个大类来安排那些存在文白异读的方言点,但是变式的大类又不够概括,即 C、D 两类没有像 B 类中的文读音一样,也视为同类读音。因此表 2 可微调为表 4。

表 4 “问”字声母的重分类

	A ³²⁵ : 鼻音、塞音	AB ⁸⁷ : 白读~文读 (鼻音、塞音~非鼻音、非塞音)	B ⁵¹⁵ : 非鼻音、非塞音 (擦音或零声母)
1	m ³¹¹	m~v ⁵⁵	∅ ³⁴⁴
2	mb ⁷	m~∅ ³⁰	v ¹⁶⁵
3	b ⁶	m~f ¹	f ³
4	∅ ¹	b ^h ~∅ ¹	ɣ ²
			β ¹

即 A 类不动,B 类也不动,但 B 类的标签改为 AB,C、D 合并为 B。新的 A、AB、B 的内部变式都按照方言点数降序排列。这种微调的好处在于:一是减少了大类数,二是可以让新 B 类变得更加圆融得体,即非鼻音非塞音类,跟 A 类鼻音、塞音类正好呼应。此外还照顾到了原 B 类没有依文读是擦音还是零声母分为两个大类的做法。而每个大类内部的小类按降序方式排列



也可以让人立即抓住重点,方言点计数工作的重要性由此也可见一斑。表5是表4的13个变式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统计(土话有3个点无“问”字的读音不进表)。

表5 “问”字声母的各类读法在方言中的分布统计

	A ³²⁵				AB ⁸⁷				B ⁵¹⁵				
	A1	A2	A3	A4	AB1	AB2	AB3	AB4	B1	B2	B3	B4	B5
平话	35					1				1			
粤语	58	2											
土话	11	1			1	1			4	1			
客家	47	3	2		10	2			3	3			
闽语	83	1	3		3	12							
儋州	1												
畲话	2												
湘语							1		30	7	3	2	
乡话	4												
赣语	3				1	11			63	11			
吴语	62		1		40	1		1	7	8			1
徽语	4			1		2			3	5			
晋语									9	32			
官话	1								225	97			

图2是根据表4的分类及P052的数据重新绘制的黑白地图(如果是彩色的大幅地图,设计起来会更加容易和醒目)。

图2的性质跟P052相同,既是描写性地图,也是解释性地图。P052的13个变式在图2里都用唯一的符号代表,但大类的区别更为明显:直接标实际读音的都是非鼻音、非塞音类,用黑色符号的都是鼻音、塞音类,兼有两类读音的方言点则用空心符号嵌套音标符号,而空心符号的形状又尽可能跟鼻音、塞音类符号的形状保持一致。此外,图例增加了大类小类的代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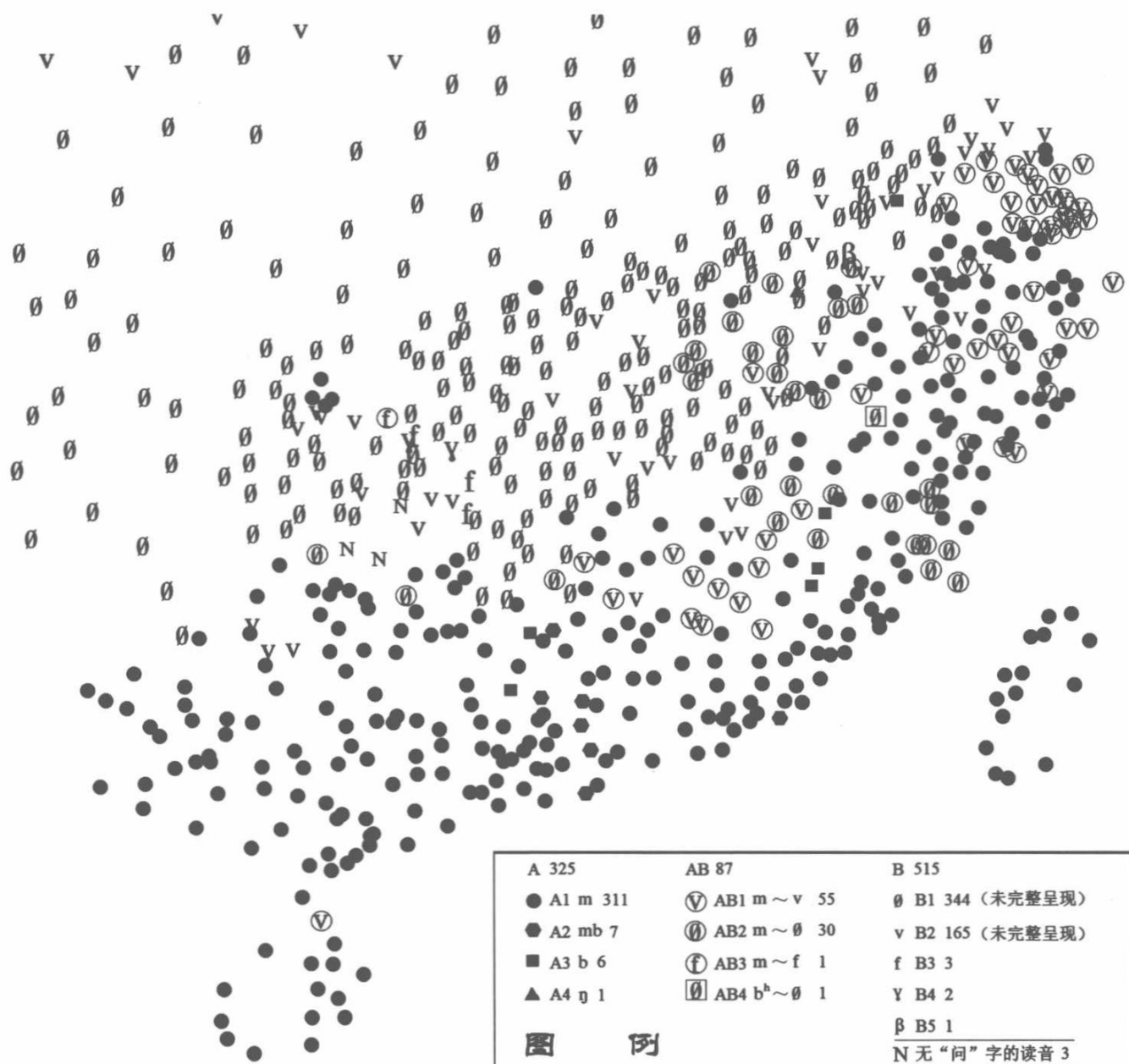


图2 “问”的声母

及方言点数。图2一方面保留了每一个地点“问”的变式信息,一方面又比较方便观察汉语方言“问”字声母的存古程度(结合表5的统计数据效果更佳)。

本节最后再对基础性地图集使用概括手段的做法稍说几句。以表1为例。可以设想:当表1里的每一个f都用[f v v φ β x γ h ŋ ç ʃ]中的全部或部分加以置换(同一个方言点两字或三字都是擦音时保持相同读法的概率较高),因为存在跟重唇类不同读法的搭配问题,变式的数量无疑将至少增加几十倍。可见概括变式的确带来了简便。可是概括变式也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了描写性。因为如此一来,等于作为古非敷奉母字的代表,“飞蜂浮”没有一个是得到充分描写的,只有 P053“府—虎非晓声母的异同”中的